

欽定前漢書

卷九十四上之九十七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夫 行 秘 書 少 監 琅 琊 縣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獫音險粥音弋六反居于北

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羸馱駃騠騊駼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而

馬生也馱驢駃騠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駟駃騠馬類也生北海驛奚馱驢類也佗音徒河反馱音決駃音提駟音桃駃音塗驛音顛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

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其下亦同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少長則射狐菟

師古曰少長言漸大肉食師古曰言無米粟惟食肉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竟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

侵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鐵把小矛也音蟬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

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

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

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也師古曰即今之幽州是其地也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師古曰自公劉至亶父凡九君也父讀曰甫亶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列傳 一

父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之下 幽人悉從賣父而昌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 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師古曰西

伯昌即文王也吠音工大反吠夷即吠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緹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緹吠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

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北

水也本出上郡雕陰秦冒山而東南入于渭宋祁曰注文冒一作昌越本作冒 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吠

戎師古曰穆王成王孫康王子也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篇是也辟法也音闕 至

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玃允之

故豈不日戒玃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玃允之難故也豈不日日相警戒平玃允之難甚急 至懿王曾孫

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玃允至於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 出車彭彭城彼朔

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玃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 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

申侯有隙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 申侯怒而與吠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師古曰麗讀曰驪 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

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鄆鎬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 當時秦襄公伐戎至

邠師古曰邠古岐字 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讀曰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魯齊桓公北伐山戎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維師古曰 伐周襄王

師古曰襄王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師古曰以襄王嘗處之因號襄城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后與

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開戎

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東至於衛侵盜尤

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迺與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維

邑當是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壤戎翟居于西河圖洛之間晉灼曰圖音圖三倉作圖地理志圖水出上

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圖音說也是也後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

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縣諸畎戎狄獮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縣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

烏氏胸析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

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

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師古曰貉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

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

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

子師古曰即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列傳

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師古曰並音步渡反高闕解在衛晉傳○宋祁

曰邵本樓煩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陰山為句

師古曰郤退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

也也音亡略反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

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師古曰適讀曰適有罪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整豁谷可

繕者繕之師古曰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師古

曰氏匈奴單于曰頭曼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

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謹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閼

氏生少子師古曰闕氏匈奴皇后號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宋祁曰冒音墨頓音毒無別訓姚令威云僕閼董仲舒傳冒音莫克反又如字司馬遷傳亦音莫克反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闕氏

爾顏便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迺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

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應劭曰曉箭也師古曰鏑音矯曉音呼交反習勒其騎射師

曰勒其所部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

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

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

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土

侯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

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

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眾畜產

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

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以故冒

頓得自驅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弓者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

師古曰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疆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

得而記云單于姓擊鞬氏師古曰擊音力全反鞬音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掌距之蒙師古曰音丈庚反匈奴謂天

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各蘇林曰撐音掌距之蒙師古曰音丈庚反匈奴謂天

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

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

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也○劉敞曰以東屬

下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

賢王左右各盡最大國師古曰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

音頻移反○宋祁曰百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

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也

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乘騎馳遠三周迺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曰刃刻

曰軋繩杖也師古曰一說音非軋謂輾其骨節若今之厭蹙者也軋音於駘反輾音女展反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

出醫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坐者以左為尊日上戌己其送死有棺椁金銀衣裳而無封樹

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

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趙利師古曰趙讀曰趣趣向也嘗為誘兵以包

敵師古曰包裏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羸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

丁零隔昆龍新薊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窳音弋主反羸音犁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

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

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卒之墮指者十二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

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

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

方盡蹶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騂青馬也驪深黑騂赤馬也驪音龍騂音先營反高帝迺使使問厚遺閼氏師古曰求問隙而私遺之閼氏

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

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迺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

直出師古曰傅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矢外捍從解圍之隅角直以出去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

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豨音居

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衆往降

曰即謂韓信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

主者言其父自主婚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

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師古曰寢漸也迺為書使使遣高后曰孤償之君

如沽曰償仆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償音方問反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浸溼之地音子豫反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

下獨立孤償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

等議斬其使者○宋祁曰越本無平字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間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

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

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噉粲師古曰噉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噉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噉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而噲欲搖動

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

也高后曰善令大講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圖謀也年老氣衰髮

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以足自汗師古曰過誤也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

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宋祁曰晏本無嘗字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

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

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塞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毆侵上郡

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自保守陵轢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轢音來各反驚與傲同非約

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郡之縣也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

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

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師古曰驩副也言與所遣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師古曰不告單于也聽後義盧

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

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師古曰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少吏猶

言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

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國也揭音巨列反

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音扶目反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

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序淺奉書請師古曰序音火姑反獻囊化一騎馬二駕二駟師古曰騎馬堪為騎也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

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

書至漢議學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

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皇帝敬聞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辱淺遣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

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遣單于甚厚背約

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

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

以繡為表綺為裏也袷音工治反比疎一師古曰辨髮之飾也以金為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張晏曰鮮卑郭捨帶

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鈎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繡十四錦二十四赤緋綠繒各四十四師古曰繒者帛之總稱繡厚繒也音

徒奚反使中大夫意諶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

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行音胡

郎反說讀曰悅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也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

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師古曰印音牛

向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師古曰言漢貨物十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眾也其得漢絮繒以馳

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施裘堅韜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音類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樂也音亡呂反以視不如重

酪之便美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骨竹用反字本作運其音則同於是說教單于左右劉攽曰說當作施銳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齊牧師古曰

者與中行說之名也疏分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師古曰倨慢也驚與做同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師古曰倨慢也驚與做同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

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

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温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

以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

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中

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兵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

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

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制易姓皆從此類也宋祁曰至制舊本越本作至到且

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強為禮義故其末流怨恨彌起禮字之作土木競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屈音其勿反夫

力耕桑以求衣食師古曰力謂竭力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嗟土室之

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怒之言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牒佔音昌占反自是之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列傳 六

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縑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

需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音竹仲反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逐迺稼穡也師古曰

也蹂踐也迺汝也蹂音八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叩虜

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即今彭原縣也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候騎至雍甘泉於

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

將軍寧侯魏遼為北地將軍師古曰遼古速字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師古曰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

董赤為將軍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侯紀傳不同當有誤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

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迺使使遣匈奴書單于亦使當

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

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

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羈虐今聞漢惡民貪降其趨音

曰漢音漢水之漢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漢音先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趣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驪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

一國已和親兩主驪說師古曰悅寢兵休卒養馬師古曰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

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由順天恤民世世相從也用也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劉奉世曰鄰上宜有有字不然衍使字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

吏遺單于林檎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師古曰和樂貌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

事簿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也普何反朕與單

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師古曰捐棄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使兩國之民若一家

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喙息凡以口出氣者蠕蠕動貌跂音啓喙許穰反蠕人亮反○宋祁曰

注文啓字越本作岐字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古曰去除也朕釋逃虜民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劉奉世曰逃去者虜去者為二事單于毋言章尼等師古曰音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師古曰食言者終為不信

乘其前言如食而盡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留志謂計念和親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師古曰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

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

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

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

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阻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衛燕趙之中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

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燔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

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迺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

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遺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

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東厚過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

馬邑人聶翁登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聞關出物與匈奴交易孟康曰私出塞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

而貪馬邑財物迺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

軍以伏單于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

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近塞都督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微塞也行音下孟反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迺下師古曰尉

史在亭樓上虜欲以矛戟刺之懼迺自下以謀告具告單于劉攽曰迺下具告單于作一句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

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

擊胡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

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師古曰嘗讀曰嘗漢亦通關市不絕

以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

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匈奴

生得廣廣道亡歸師古曰於道上亡還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

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

安國師古曰卽韓安國也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劉攽曰循之字匈奴遁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

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

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

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是歲元

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于降

漢漢封於單爲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

貳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

憐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

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

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

乾隆四年校刊前漢書卷九十四上列傳

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日仍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

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

沒晉灼曰介音憂師古曰介持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介讀如本字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大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

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疲要其困極然後取之徼音工堯反毋近塞曰不

近塞居所以疲勞漢兵也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

過焉着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

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

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

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

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劉奉世曰既云死者過半又云盡亡其軍與武紀本傳無同者必有一誤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

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

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

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師古曰新秦西滅北地以西成卒解在食貨志

半劉敞曰西當作而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為翁侯信為單于討居

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聚馬師古曰以粟秣馬也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

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戴糧食者重音直用反與讀曰豫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

咸約絕幕擊匈奴師古曰約謂為期要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曰徙其輜重令遠去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

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猶如也度音徒各反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

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北至賓顏山趙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

以名城師古曰實音徒千反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以為單

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

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狼屠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後匈奴遠遁而幕

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師古曰令音零下亦類此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

以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

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

或言遂匿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爲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才性反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

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

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

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

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直字作沮其音同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

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臣瓚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劉敞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奴此衍奴字劉敞說同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

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師古曰見示也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讀曰風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

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

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

寒苦無水草之地爲師古曰但空也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

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

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墨黥面也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爲遣其

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師古曰言爲王烏太子入質漢使揚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滅貉朝鮮以爲郡師古曰

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據

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雷州縣之縣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

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彊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迺

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

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

禮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辭辯少年以為欲刺折

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嘗迺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

匈奴復調以甘言師古曰調古詔字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給作也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

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

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迺留

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

邊漢迺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泥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師古曰泥野侯趙破奴也泥音仕角反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

師廬立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兒

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

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

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杆音于其冬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劉敞曰而改兒好殺伐國

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遣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

曰來兵言以兵來也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泥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

里師古曰以迎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浚音俊稽音雞在武威北泥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

擊泥野侯泥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泥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

生得泥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

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迺立其季父烏

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句音鉤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

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師古曰盧胸山名也胸音勳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師古曰說讀曰

悅伉音抗即衛音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

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

人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避之不敢其冬病死旬黎湖單于立一歲

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鞮音丁奚反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迺下詔

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遺留也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

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昔為紀侯所誅而享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離乎曰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

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迺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

稱也行音胡浪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泥野侯破奴得亡歸漢

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

脫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漢兵物故什六七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

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

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

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宋祁曰博舊本作萬校本改作博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

說因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

反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

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

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

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

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

曰揮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

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巨

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

北邸郵居水師古曰邸至也音丁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

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匈奴使大將與李陵

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

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

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闕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師古曰闕盡得其王民眾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

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旬山狹服虔曰夫羊地外也師古貳師遣屬國胡騎

二千與戰虜兵壞敵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曰日本漢書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也張晏曰范氏能

初詔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

家皆在吏若遁不稱意適與獄會到居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就誅後雖復欲降匈奴不可得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

功遂北至鄯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鄯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

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雷電以屬國都尉擊匈奴

叔封輝渠輝渠魯陽縣也師古曰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

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

夜盡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

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圖大關

取漢女爲妻師古曰關讀與關同歲給遺我藥酒萬石稷米五千斛師古曰以藥爲酒味尤甜稷米稷粟米也雜繪萬匹它如故約則邊

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

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答小過耳孰與

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

會母闕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飭胡巫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師古曰以祠社今何

故不用本無今字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

疫病穀稼不孰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

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墮任

也音讀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

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讀曰響謂悉皆附之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迺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

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請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

等與顯渠闕氏謀匿單于死詐橋單于令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靈衍鞬單

于是歲始元二年也靈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曰風謂不正言也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

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

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師古曰各自居

龍城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

于謀穿并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并數百伐材

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

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

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

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師古曰道讀曰導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

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以備奔走師古

有迫慮北走避漢從此橋度也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

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師古曰風讀曰飄然其侵盜益希過漢使

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

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右賢王犁汗王

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

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

封成安侯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

曰旁音步浪反行攻邊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燒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

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

邀音工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

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

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

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遼匈奴不及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所中傷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

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侯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

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

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

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師古曰伉音古浪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

度遼將軍范明友二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

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

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眾匈奴

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歐畜產遠遁逃師古曰奔古奔字歐與驅同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

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師古曰烏員地名也音云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師古曰烏員地名也音云斬首捕

虜至候山百餘級師古曰候山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

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

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

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家祁連即戒弘

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

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

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順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

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于長將以下三萬九千

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眾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

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滅也音呼到反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師古

曰雨音于具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令音零烏桓入其東烏孫擊

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以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

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

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茲欲鄉和師古曰茲益也鄉讀曰嚮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

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願渠閼氏

願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

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

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子移反旁音步浪反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

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四人師古曰治眾者軍監之名將五千騎分三隊師古曰隊音徒內反出塞

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

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所得西噶居左地者孟康曰噶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噶音奴獨反其君長以下數千人

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眾遂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

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

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

城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韃各六千騎師古曰奧音郁德音居音反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

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類也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遺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

十萬餘騎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

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王都

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顯渠闕

氏顯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顯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

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反顯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

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為右賢王師古曰胸音劬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

弟伊曾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曰曾音材由反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責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顯

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緡既不得立

師古曰緡音先安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閭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

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衆為之長師日逐王先賢禪宋祁曰其禪當作擇

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

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

師古曰晉先余反

明年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盡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

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

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左

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

師古曰且管子余反

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

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

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

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

來汗我

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

握衍胸鞬單于盡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單

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胸鞬單于立三年而敗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考證

匈奴傳上左右谷蠡○史記谷蠡下有王字

善為誘兵以包敵○包敵史記作冒敵

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按渾窳史記作渾庾丁零史記作丁靈本傳後文又作丁令

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三十史記作四十

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史記無鴈門二字

孤憤之君注如瀆曰憤仆也○顧炎武曰憤如左傳張厥憤興之憤倉公傳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

得也如瀆說非

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云云○

臣召甫

按韓王信反誘匈奴攻漢而圍高帝于平城高祖七年事

也若陳豨之反于代事在十年與平城之圍了不相涉季布面折樊噲不應誤記後事為前事疑陳豨

二字係史記傳寫之訛

使騎兵入燒回中宮注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

臣召甫

按回中宮秦時所築始皇二十九年巡隴西過

回中宮即此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

又以下文証之則在雍明矣

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注云云○臣召南按造陽地當在上谷最北卽前文所云燕亦築

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者也據後文則造陽之北凡九百里後世如開平小興州等地疑卽古之造陽

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注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臣召南按地理志西河郡增山縣有道西出

眩雷塞北都都尉治則眩雷塞在西河郡之西北邊不得遠在烏孫國也

悉遠其累重于龜吾水北○臣召南按山海經曰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疑卽此余吾水也

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注師古曰秦時有人云云○顧炎武曰顏注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

人爲秦人猶後世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丐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

謂秦人習言故也彼注甚是又大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人亦謂中國人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因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

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

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耆樓頭為右谷蠡王師古曰

音莫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韃王為烏藉都尉師古曰揮音纏奧音郁

音莫反音莫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師古曰揭音丘

衍為字劉奉世反日為當作與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

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韃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

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

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

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留蘭敦地師古曰蘭音陽

敦音頓又音對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

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噶姑地師古曰噶音力穀反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

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耆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

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温敦師古曰呼遼累者其官號也遼古速字也累音力追反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

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

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

閼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

閼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劉效曰多呼韓邪

三字朱祁曰浙本無破其兵二字走到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

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為下以馬上

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

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為諸國之長師也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

之更令卑下也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

皆為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復音扶目反雖屈彊於此未

嘗一日安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

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婁音力于反到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

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會正且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

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盤綬師古曰璽古戾字戾尊名也以戾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劍孟康曰標首鐔衛蓋

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

也今則以一師古曰檠戟師古曰檠戟有衣矢為一放也檠戟師古曰檠戟有衣安車一乘鞍勒一具師古曰勒馬轡也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

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

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涇水上坂也辭在宣紀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令拜也其左右

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

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即徐自為所築者也有益保漢受降城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漢遣長樂衛

乾逢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列傳 二

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

師古曰在前方窺渾縣西

光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是歲鄧支單于

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

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到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

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

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鄧支合戰鄧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

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

邪為漢所擁鄧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師古曰稱漢朝之意也稱音尺孕反乃殺鄧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鄧

支鄧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擊故云逢擊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上例反焉揭

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丁令音零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

師五千里鄧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眾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

給焉鄧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鄧支殺吉漢不知吉音

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劉攽曰鄧支殺谷吉漢不聞音問而降者言甌脫殺吉甌脫屬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吉有徒衆

呼韓邪單于使來漢朝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

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師古曰疑者疑漢欲討伐也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

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恐北去後難約束

師古曰不可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

更共為言要師古曰漢人為盜於匈奴匈奴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

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盜於匈奴匈奴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諸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真水也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

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撓飲之師古曰契刻撓撓也音呼高反○宋祁曰注文契刻下當有也字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

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遣奏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為危害昌猛擅以

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羞辱也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

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狀言無善狀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罪過為輕薄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

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

遠去會康居王數為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為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

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

鄧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囊它驢馬數千匹迎

鄧支鄧支人眾中寒道死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上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財與纒同其後都

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鄧支師古曰即就也語在延壽湯傳鄧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

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鄧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鄧支已伏誅願入朝

見竟靈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增漢氏以自親師古曰保言欲取

漢女而身為漢家婿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師古曰保守也自請

保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

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

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

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隧音遂築外城設屯

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

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

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

罷外城省亭隄今裁足以候望通燧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

愚民猶尙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自中國尙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

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冀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

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

生嬖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嬖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鼓反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

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何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鋌蹄羣

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墮落

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師古曰墮落謂山下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墮墮落者墮音蠹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

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壹切謂權時也繇讀曰徭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

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皆曰猝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

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

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

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師古曰鄉讀曰嚮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列傳 四

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

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

大臣告誦甚厚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

其功力呼韓邪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

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

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

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

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師古曰

胡得之國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

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顯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莫車音子餘反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生四子長

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麀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胥音先於反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

子十餘人顯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顯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

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曰艾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

與大闕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音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闕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

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師古曰舍謂棄置也單于卒從灃渠闕氏計立雕陶莫臯約立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

莫臯立為復株彘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彘音力追反復株彘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

且麴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彘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

須卜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頴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小女為當于居次文頴曰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河平元年

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既罷遣使者送至蒲阪師古曰河東之縣也伊邪莫演言欲降

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

欽以為漢與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誦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

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

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私使伊邪莫

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聞欲因而生隙師古曰開

音居寬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師古曰竟讀曰境

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設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設詐辭也音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

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單于上書願

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宅如竟寧時復株桑單于立十歲涉察元年

死弟且糜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胸留斯侯入侍師古曰胸音許于反以且莫車為

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二年歲嘗之朝禮故豫發其國而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

為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烏夷當入侍師古曰涂音徒揮音纏以囊知牙斯為

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一闕氏

子樂為左賢王以第五闕氏子與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一闕氏即上所謂大闕氏也第五闕氏亦呼韓邪單于之闕氏遣子右股

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尙書事

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直當也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鶚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反○宋祁

日注鶚當作鷗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寶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

直猶為有不得傷命損威師古曰詔命不行故云傷命也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之

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

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闕之○宋祁曰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亦報也其報必大

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盡善

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母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温偶駱王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

口反駱音塗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出草木鳥獸為用者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

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温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

木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侯者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

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師古曰更經也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駱仇擇王稽留昆入侍師古曰擇音纏稽音雞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

師古曰援音爰翁侯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洽師古曰將五

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馭牛畜去師古曰馭與驅同卑援寔恐遣子趨遠為質匈奴師古曰單于受以

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寔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

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

必係於河水也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

府帑師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尤莽反又音奴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

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翻而後獲勝則不足貴

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

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

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違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

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土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

石畫之臣甚眾

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音獲

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

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

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

書遺之

師古曰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之

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

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

萬眾徼於便墜

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墜古地字

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

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

師古曰恢大也

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

師古曰操持也於是浮西

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

師古曰積土為封而又禪祭也

虜名王

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

快心於狼望之北哉

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

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

師古曰佚與逸同

是以忍百萬之師

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噉口也推百萬之師噉口也廬山句奴中山也噉音許驢反至本始之初例

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掠烏孫使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

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

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亂

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師古曰伏音蒲北反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顯與專同專制謂以爲臣妾也自

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師古曰鷙狼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師古曰魁大也負力怙氣師古曰負恃也

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師古曰隸謂附屬之也惡謂威也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

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

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見昭紀也籍蕩姐之場劉德曰羌屬也師古曰籍猶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

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慝也三月爲一時尙已犁其庭掃其閭師古曰犁耕也郡縣而置

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師古曰蓄古災字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茲

益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冕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相望國家雖

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已止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曠之使有

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

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

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

於內辯者穀擊於外師古曰穀擊言使車交馳其穀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圖謀也置城郭都

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

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墜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酒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

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繒帛

五十四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

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

歲厭勝所在師古曰厭音一涉反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師古曰舍止宿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故令止上林單于知之加

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宅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

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師古曰回音胡內反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留昆

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且音子國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

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師古曰說

取悅於師古曰風太后 迺風單于師古曰風 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師古曰云 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

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句音鈞 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為其去胡而 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語

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

者帛敝長水校尉王歛使匈奴師古曰歛音翁 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 今遣師古曰

遠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

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

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

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

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師古曰 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師古曰不 會西域諸國王斬以

示之迺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新 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

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

同一函而對之 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

師古曰風讀曰颯 宜上書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

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

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之 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

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

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

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師古曰歐與驅同 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

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 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

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師古曰颯音立 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

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 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絛師古曰絛者印之組也音弗

詔令上故印絛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絛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

印文○宋祁曰一本作止不見新印文 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將曰故印絛當以

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絛奉上將率受

舊新絛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

謂後者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知權破故印

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饒燕士果悍師古曰果決也悍帥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

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靈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宋祁曰迺有漢言章今印去靈

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

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率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

求故印將率遲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將率曰前

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師古曰亟急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

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宋祁曰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

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覺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師古曰重故怨恨迺遣右大且渠蒲

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眾萬騎以護送烏桓為名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眾實來勒兵朔方塞下朔

方太守以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臾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眾二千餘人

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毆與驅同舉其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

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帥也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列傳 九

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己校尉刁護

古曰刁音韶

遣人與匈奴南犁汗

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

支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眾別置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

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眾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

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

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

匹戲戟十師古曰戲戲有旗之戲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魔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為宣威公拜為

虎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

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

三年也是後單于應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

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

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

古曰逐之遣入丁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

令地令音零

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
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諸蠱蝱之螫毆之而已師古曰蠱古蝱字也蠱音盲螫音式亦反毆與

間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齋糧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也少齋衣裝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

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艾次下亦同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

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音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

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

淮然後乃備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

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鈞反屬音之欲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

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

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舖饋薪炭重不可勝古師

日師古曰釜字也錢釜之大口者也錢音富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

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下亦同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古師

日累音如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力竭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

可憐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靈擊且以創艾胡虜師古曰虜車見劉之兵且以擗虜莽不聽

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為於粟

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萬邪塞師古

曰厭音一也反是時匈奴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去甚眾師古曰毆與驅同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

于咸子角數為寇兩將以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

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搆難師古曰撓攙也音丈高反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

出吏士罷弊師古曰罷讀曰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

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屠次云之婿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

後為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追反烏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為左谷蠡王烏珠留

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賢王以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為右賢王師古曰渾音胡昆反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

以為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為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為護于

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

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歛者王昭君兄子

也師古曰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師古曰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

給言侍子登在因搆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刁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

檻付使者遣尉唯姑夕王宮等四十人送歙颯○宋祁曰尉字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

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瀆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按如死如棄

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師古曰易離卦九四爻辭也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

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

而虜掠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諸民共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尙淺

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廚唯姑夕

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至塞下單于遣云當

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

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弊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歙又以陳良等購金

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歙錢二百萬悉封歸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

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為呼都而尸道旱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諡帝

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興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醯積王師古

曰樓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

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

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庶女陸逸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逸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為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為公師古曰

遷音錄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此計意不止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

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

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間之時也讀如本字又音竹仲反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

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

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師古曰掌謂支柱也音丈庚反又丑庚反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

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士之官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闕宮之時美僖春公與師與齊桓討難齊當也春

秋有道守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靈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遠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

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繼錯孝

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

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

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有威服而臣畜之

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

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

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

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而追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閭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

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

可以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於

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師古曰展

轉謂移動其心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而使邊

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者也咽音晏哺音捕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

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

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

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其桀驁尙如斯師古曰驚與傲同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

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例奴無已之詐也師古曰襲重也重疊爲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

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

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幾讀曰冀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例奴百年之運

師古曰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隙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

竇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晚也三世無犬吠之警勅庶亡干戈之役師古曰勅古黎字後六十餘載

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

讓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符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遷逃竄

伏師古曰趨占遁字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

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音妹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

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

經遠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屢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竹仲反分

九州列五服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或脩刑政或昭文

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於鍾離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吳外也曷為外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

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

塞露之野師古曰辟讀曰僻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師古曰雍讀曰壘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

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

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師古曰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

之師古曰懲謂使其創久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匈奴傳下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温敦○通鑑考異曰宣紀呼速累單于帥率來
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焉單于子左大將率眾降侯義陽侯温厲敦以匈奴諱速累單
于率眾降侯此卽屈與敦也未嘗爲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

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胡三省曰過七郡謂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
北地馮翊而後至長安者也

有急保漢受降城○臣召南按此卽公孫敖所築者也城在五原郡邊界

因北擊烏揭○烏揭卽前文所謂呼揭

雕陶莫臯立爲復株鞮若鞮單于○臣召南按自雕陶莫臯以下凡單于號俱冠以若鞮二字後書注曰

匈奴謂孝爲若鞮自呼韓邪降漢見漢帝常諡爲孝慕之至其子復株鞮單于以下皆稱若鞮自南單
于比以下直稱鞮也

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莫演荀悅漢紀作黃渾通鑑作莫渾

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萬人○胡三省曰張掖兩都尉一治日勒澤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都尉治

番和是三都尉也

此温偶餘王所居地也注師古曰偶音五口反○胡三省曰按後書匈奴有温禺犢王班固燕然山銘曰
斬温禺以覆鼓血尸逐以染鏐意温偶即温禺也後人妄於禺旁從人耳當讀曰禺

快心於狼望之北哉注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胡三省曰邊人謂舉烽燧爲狼火狼望謂狼烟候望之
地

去胡來王唐兜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注非也西域傳罽羌國王號去胡來王

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顧炎武曰其時尚未更名應曰臣囊知牙斯作史者從其後更名錄
之耳

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臣召南按故印即甘露三年宣帝所賜呼韓邪單于黃金璽也

因上書求故印○顧炎武曰故印已壞而云因上書求故印者求更鑄如故印之式去新字而言璽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夫 行 秘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柯郡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自滇以北君

長以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結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耕田傳及貨殖傳皆作離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

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名為檮昆明師古曰檮即今之雋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

州諸蠻所居是其地也駕音髓編髮師古曰編音步典反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檮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柞

都最大師古曰徙及柞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柞都後為沈黎郡徙音斯柞音材各反自柞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

冉者本音冉種也駹音龙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謂有常居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

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略而上也蹻音居略反

巴黔中以西師古曰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師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

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曰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曰池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

通因迺以其衆王演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師古曰爲其長帥也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峻故道纔廣五尺諸此國頗

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音工鈞反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彝

馬蹏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風

曉南粵師古曰番禺南粵何反風讀曰飄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蜀人以爲珍味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桑椹耳緣

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石渠則有之食讀曰飢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也由此而來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師古曰番禺音安反異音隅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

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曰言爲天子之

車服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

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

中將劉攽曰當作中郎將後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同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從巴柘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師古曰

曰多同其侯名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

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

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

戰轉相饋師古曰饋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暑溼死者甚眾也離遭也餒音能賄反西南夷又數反發

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

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

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叩竹杖問所

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叩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焉因盛言

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

越人等十餘輩閒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閒隙而出也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為求道師古曰當羌漢王名○宋祁曰遷史當作

書注云嘗一作賞四歲餘宋祁曰據遷史當云為求道西此四字當屬上句作西皆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為昆明所閉塞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

大師古曰與猶如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令其

親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後

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其取老弱也且音子餘反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嘗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

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平

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

後及漢誅且蘭叩君并殺祚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叩都為粵嶺郡祚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

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風讀曰颯滇王者其眾數萬人

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師古曰仗猶倚也相依倚為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仗音直亮反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

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以來常有善意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

東嚮滇舉國降○劉攽曰多一滇字○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

西南夷君長以百入○宋祁曰百入越本作數謝本作入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

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並音伴遣水衡都尉發蜀郡

犍為奔命萬餘人師古曰犍古奔字奔命解在昭紀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辟胡將郡兵

擊之師古曰辟音壁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

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鈞町侯亡波率其邑君

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鈞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鈞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後間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間歲隔一歲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頰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

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為縣師古曰俞音輪更互也音工衡反牂柯太守請發兵誅

興等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

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大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

見恐議者選與復守和解師古曰選與怯不前之意也太守察動靜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

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選音息竟反與音大竟反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

慶一時不早發兵也師古曰言起狂悖遠滅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起也賁孟賁也育夏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

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勅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

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調音徒鈞反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

者即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

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也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

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爲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蠻益州縣也

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至興國且

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具反邑君曰將軍

誅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鈞町王禹漏臥侯愈震恐入粟千斛牛羊

勞吏士立還歸郡與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禱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

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隄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縱反間以誘其眾師古曰問音居寬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

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音許宜反又音魔解在高紀及灌夫傳

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

會巴郡有盜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也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

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鈞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酣

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健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

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盜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師古曰莽改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健

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三歲餘死

者數萬而粵嶠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叅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

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略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

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徙民與粵雜處師古曰聽聽有罪者十三歲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師古曰召龍川令趙

佗師古曰龍川南海之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傑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師古曰辟吾欲興兵

絕新道師古曰秦所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師古曰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

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師古曰被加驛死

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滄谿關師古曰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

守假師古曰令為郡縣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

佗不誅師古曰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師古曰輯毋為南邊害與長沙

接壤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鬲絕器物師古

與隔師古曰倚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師古曰倚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

攻長沙邊敗數縣為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師古曰周竈會晷燿士卒大疫兵不能隃領師古曰隃

此魯類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

越種也師古曰駱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師古曰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

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迺為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

乾 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 四

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大中大夫講者一人為副使賜

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棄外秦北藩于代道里遼遠疆

蔽樸愚未嘗致書師古曰言未得通使於越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病

益甚以故諱暴乎治師古曰諱乖也音布內反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

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

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謂罷之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朕以王書罷將

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

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鬪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

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七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

長沙土也師古曰介隔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

之蘇林曰領山名也如涇曰長沙南界也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

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

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願之多少薄厚之差也

王龜樂娛憂存問鄰國越及駝駱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

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

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

職師古曰言以時輸入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言小

人別畏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即予予牡毋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

處辟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辟讀曰僻齒已長謂老也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

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風聞聞風聲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

亡以自高異師古曰振起也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

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師古曰羸南謂劣弱也

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老夫故敢妄竊

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

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

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

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蟬蟲也蘇林曰僕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

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贄還報文帝大說師古曰說

讀曰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

建元四年仇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

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職

而不諭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諭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

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

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

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隸反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執也於是胡稱病竟

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璽李奇曰去其璽號

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繆氏女師古曰繆音居虬反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

諭師古曰風讀曰諷輒輒諭令入朝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

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曾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

日給安國 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

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

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師古曰倚音於繚反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奉上書請比

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

尉太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除其故諲劓刑用漢法諸史者皆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

為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

秦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眾

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

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介恃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

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師古曰杖

亮音直反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趨出太后怒縱嘉以矛師古曰縱謂撞刺之也音懋○宋王止太后嘉

遂出介弟兵就會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意

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

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爲也

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曰潁川邾縣人也邾音來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呂嘉爲害願

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迺遂反下令

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

賣以爲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

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

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誅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爲

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最爲首也封其

子延年爲成安侯膠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羹侯晉灼曰羹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

諸侯力政讖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讖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懼令粵

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師古曰湟音皇主爵

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出零陵或下

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

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

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劉劭曰挫粵鋒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

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

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伏波迺為營師古曰設營壘

以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諭之也樓船力攻燒敵師古曰力盡力

也反歐而入伏波營中師古曰歐與驅同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音丈二反解在高紀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

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行軍總管司馬也粵郎都

稽得嘉為臨蔡侯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師古曰稽音雞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及粵揭陽令史

定降漢為安道侯蘇林曰揭音粵將畢取以軍降為贖侯師古曰越將姓名取也功臣表贖贖南陽音來彫反粵桂林監居翁服

也桂林部監也姓居名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

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推鋒陷

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師古

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禺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浦河反從諸侯滅秦當是

時項王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

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侯官縣是也治音弋者反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追論其功曰閩君搖功多其

民便附迺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

師古曰招粵令從也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

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

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

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迺悉與眾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

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喻領閩

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眾強即幸勝之後來益

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強盛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迺力戰不勝即亡入

海皆曰善即縱殺王師古曰縱音初江反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

迺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

與謀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繇乃使中郎劉敞曰當作中郎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

民多屬賴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與師曰餘善首謀對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

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

解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師古曰遣使與相知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

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詔命也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

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昔恐將來討之迺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驃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

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城陽恭王子也舊封山州侯不敢擊卻就便處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皆坐畏懦誅

餘善刻武帝聖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師古曰妄自尊大也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說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浮海從東

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師古曰楊僕也中尉王溫舒出梅領粵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

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樓終古斬徇

北將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樓姓終古名也樓音袁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吳南亭是師古曰語字或作籀或作禦其音同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

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異繇王居

股謀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敖為開陵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侯斬餘善侯二

千戶而此傳云師古曰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封陽為印石侯師古曰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繇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 八

嬰侯師古曰繚音遼福者城陽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以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李商

名漢兵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故甌略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鄜侯師古曰於是天子曰東粵多

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時為置吏築障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遼

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師古曰沮水在樂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

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

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都王險李奇曰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為外臣

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

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所誘漢亡人滋多師古曰又

未嘗入見師古曰不朝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

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何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

何因刺卽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

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

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土如灌曰遼東兵多也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

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

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

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疋及餽軍糧師古曰餽亦饋字也人眾

萬餘持兵方度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大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

之遂不度沮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

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

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間

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船為要約而節降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

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

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卒不能制宋祁曰卒越本作率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願

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師古曰沮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

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

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

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麾同○宋祁曰戲下字上當更有軍字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

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暎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八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

王王陝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陝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

能與如道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平夏尼谿

相參迺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政吏宋祁曰政當作攻一本作改字左將

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

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為漻清侯師古曰漻音獲陶為秋菑侯晉灼曰功臣表秋菑屬勃海師古曰直音子餘反啖為平州

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

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

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眾繇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

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勸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勸也

道觀太宗填撫尉佗

師古曰言文帝以道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刃反○宋祁曰道德一作恩德

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

僖七年諸侯盟于寧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五列傳

五十一

前漢書卷九

五

西南夷傳自驪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臣召南按白馬氏居仇池山其山四面斗絕上有平田

百頃詳後書南蠻傳

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臣召南按牂柯江即鬱水之上流豚水在後書謂之漚水者也

也地理志牂柯郡夜郎縣豚水東至廣鬱入鬱鬱林郡廣鬱縣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是

今日盤江自貴州東南流逕廣西又東逕廣東廣州入海夜郎侯以竹為姓詳見後書

南粵傳南海尉任囂○按此郡尉也掌一郡兵事故得移檄發兵

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注非也左傳卿置側室杜解曰側室眾子也文公十三年

傳曰趙有側室曰穿

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胡三省曰高祖功臣表有博陽侯陳濞蓋於此時為將軍也

至武帝建元四年侏孫胡為南粵王○臣召南按後文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即侏文帝

即胡蓋侏之太子早卒而孫胡嗣立也侏至建元三年蓋亦壽百歲矣

閩粵傳令諸校留屯豫章梅嶺待命○杜佑曰梅嶺在虔州虔化縣界

入白沙武林○胡三省曰索隱云今豫章北二百里接番禺界地名白沙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

封居股爲東成侯○功臣表作東城侯

東粵地遂虛○

臣召南

按東粵地既虛而地理志會稽郡有治縣卽故東粵王都也說見沈約宋志

朝鮮傳朝鮮王滿○

臣召南

按滿姓衛氏朝鮮自周封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始稱王漢初其

國大亂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也後書傳正補此傳之缺

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胡三省曰僕從齊浮勃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勃海非指勃海郡而言也

天子許遂○

臣召南

按許字誤史記作誅遂是也然通鑑考異已謂漢書作許字則舊本已譌矣

相韓陶○史記作韓陰通鑑從之

長爲幾侯○功臣表作幾侯張略

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注蘇林曰列口縣名也○胡三省曰其地當洌水入海之口

臣召南

按樂浪郡

有列口縣然非洌水入海之口也志曰吞列縣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然則列口在黏蟬縣

前漢書卷九十五 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五考證

漢 關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夫 行 祕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為下卷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國也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

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隄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師古曰隄塞也

西則限以葱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葱嶺其山高上悉生葱故以名焉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其河有兩原

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徒賢反又徒見反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

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

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師古曰波

河循河也鄯音上屬反傍音步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師古曰氏音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

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徙也

著音直 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

使領西域常居焉者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錯雜也及秦

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為中國之境界也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土高反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

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票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師古曰屠音除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

師古曰令音給○宋祁曰集韻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克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列四郡音徒門反

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於是

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以給使外

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分以為

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

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

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

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督察焉

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曹觀也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都護治烏壘城○宋祁曰烏壘下監本有

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戍

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

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

曰翔與詳同
假借用耳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嫪羌孟康曰嫪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嫪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去陽關千八百里宋

師古曰越本八作六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

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山有

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貊髀音俛又音陞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師古曰扞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

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師古曰卻音丘略反其字從口音節下皆類此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

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

名山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釋旁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反國出玉多葭

葭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葭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洙出下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列傳

流俗語訛呼淚為律禮音丑成反○宋祁曰注文工字別本作匠師古曰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彘它師古曰

音徒何反古他字也能作兵與媧羌同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

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

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王

恢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

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還封破奴為泥野侯恢為浩侯蘇林曰浩音吳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

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

當即還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

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師古曰以文簿一一責之籛音步戶反對曰小國在大國

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其言為直亦因使候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

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

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

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開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

襄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

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僞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

鬱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又後復為匈奴反間師古曰間音居寬反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

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

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

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

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馳傳詣闕師古曰傳音張翻反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為

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

孟康曰橫音光○宋祁曰淳化本作丞相將軍百官景德監本及浙本作丞相百官無將軍字今越本作丞相將軍率百官祖而遣之師古曰為設祖道之禮也王自請天子曰身

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

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

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小宛國王治扞零城師古曰扞音烏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

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扼陝西通扞彌四百六十

里師古曰扞音烏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扞彌國王治扞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千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

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上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靈礦

渠勒國王治韃都城師古曰韃音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

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罽羌北與扞獮接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二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

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罽羌接北與姑墨接于

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即中國河也多玉石師古曰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西通皮山

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

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秬國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秬音願孛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秬音直加反魯

言之聲如願孛耳非正音也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

里

烏秬國王治烏秬城○劉敞曰秬當作耗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

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爲室

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猿之爲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龍步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小細也細步音其能騰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小種乎

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

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隄谷師古曰隄音鉅言反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至

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秣北與莎車西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師古曰耐音奴代反

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師古曰音不土著也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犁國王治蒲犁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

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

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

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

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

五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秣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竺也本管一名語有輕重耳衣服類烏孫

俗與子合同

難地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

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屬賓三百三十里南與罽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劉奉世曰接罽羌小國最近

屬關去長安六千里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勒于闐難兜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罽羌相接必誤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

國同屬屬賓

屬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

四十里東至烏秬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

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屬賓師古曰君謂爲之君也塞音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師古曰卽所謂釋種者也

亦語有輕重耳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屬賓地平温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櫻梓竹漆師古曰檣

音懷卽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茶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

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

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卽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屬賓大狗大

如驢赤色數里搖鞞以呼之沐猴卽彌猴也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標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

然之物采澤光潤喻於衆玉其色不恆今俗所用皆銷
治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實非真物 它裔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屬賓自以絕遠漢兵

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

復欲害忠忠覺之遁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屬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屬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

德使屬賓與陰末赴相失師古曰相失意也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

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

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屬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師古曰卒終也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

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

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師古曰比近也爲其土壤接近能爲寇也恩音苦煩反比音頻寐反今縣度之隄非屬

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師古曰鄉謂西域諸國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前親逆節惡暴西域

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

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

五國也更音工衡反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刁斗解在李廣傳尙時爲所侵盜驢畜資糧須諸

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贍曰賦以下並同國或貧小不能食或饑賸不肯給擁腫漢之節餒山谷之間

音能賄反 乞句無所得也師古曰乞亦乞 離一二句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亦 又歷大頭痛小

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師古曰嘔 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隘者尺六

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 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

縣度畜隊未半阡咎盡靡碎師古曰隊亦墮也靡散 人墮執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

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荆 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

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特謂中國 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

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道之 於是鳳白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屬

賓北與撲挑○宋祁曰景 西與犁鞞條支接師古曰撲音布木反鞞讀與 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

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瓊師古曰瓊汲水 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師古曰安

為外國如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 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

起也爾雅曰狐竹光戶西 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

莽平野 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屬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列傳 六

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鬚尾尾端茸毛大俗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狻猊也狻音酸狻音倪拔音步翥反形亦頰旁毛也音而茸音入庸反

重哀殺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亡愛不妄殺也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器也音直亮反絕遠漢使希至自

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都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蘇林曰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

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屬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輓更鑄錢有大馬爵

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膺身蹄似麋脫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宋祁曰注文張翅下當有舉字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媯

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為書記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武帝始遣使

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因發

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烏卵及犁靽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行都護治所

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屬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

秦駝師古曰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助土也今俗呼為封牛封音峯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強輕

匈奴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易匈奴也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

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解在張騫傳都嬌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

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有五翎

侯師古曰翎即翕字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二曰雙靡翎

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澡城師古曰澡音藻

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毋頓翎侯師古曰毋音許乙反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

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

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匿越地師古曰樂音來各反到卑闐城師古曰闐音徒干反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

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

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所羈率也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

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鄧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

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鄧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

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

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倏伺見便

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

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訖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

人先飲食已乃飲唱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

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

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大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

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驘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入國皆以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

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終聲名為重也

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

居有小王五一曰蘇蠶王治蘇蠶城師古曰蠶音下戒反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

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庚治窳匿城去

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尉王治尉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

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奧鞬王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鞬音居音反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

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

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

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

數十歲不敗俗著酒馬者目宿師古曰嗜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孟康曰言

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啗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

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張

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棘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調

使我國過屠師古曰謂相與殺昧蔡立毋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

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師古曰風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

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舊漢時所種也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爭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列傳 八

分銖貴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

障其國者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嘗困月氏師古曰匈奴嘗困月氏

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傳送食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飢不敢留苦師古曰不敢留連及困苦之也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

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師古曰遠音于萬反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

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桃音回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葱嶺西去長安萬二千一百一十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

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

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

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無人民西上葱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

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嶺本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

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沙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

西域傳本三十六國○臣召南按荀悅漢紀列三十六國名目王應麟謂傳既言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

西烏孫之南則烏孫不與矣又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難堯屬罽賓亦不在數中大率祇就屬都護者計之也

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注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胡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忽為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

是歲神爵三年也○臣召南按宣紀是神爵二年事此三字訛通鑑考異已辨之矣

都護治烏壘城○宋白曰伊州伊吾郡漢伊吾盧地宣帝時鄭吉為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即此臣召南按

本傳言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而車師國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龜茲國東至都

護治所三百五十里則烏壘尚在車師西南與龜茲相近非伊州伊吾地在車師之東者也伊吾地即

今哈密城後漢永平中始置宜禾都尉在前漢未聞其名宋白說非也

扞彌國傳今名靈彌○按此孟堅自撰作史時言也後書曰拘彌國王居靈彌城

西夜國傳西夜國王號子合王○臣召南按西夜與子合是一國後書云西夜國一名漂沙漠漢書誤云西

夜子合是一國子合國居呼噠咎此則糾漢書之違也

無雷國傳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注師古曰捐毒卽身毒天篤也○

臣召南

按天篤卽天竺也下文屬

賓傳曰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師古曰塞種卽所謂釋種者也蓋卽浮屠氏國其種分散過於諸國故又云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塞種後書傳之天竺卽此傳之捐毒而後世又曰印度國也

烏弋山離國傳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

臣召南

按後漢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蓋前

漢使者但至烏弋莫有至條支者凡言條支所有皆傳聞也故後書糾此文之違

安息國傳治番兜城○番兜城後書作和犢城又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後書作藍氏城

康居國傳東羈事匈奴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羈屬同意當用彼注刪

此注

漢 關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夫 行 祕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頰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大

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祿左右

○宋祁曰楊本無左右二字

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宋

楊本大將作大夫

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

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栢

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栢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

不田作種樹師古曰隨樹殖也

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最為疆國故服匈奴師古曰故謂舊

時也服屬於匈奴也

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

師古曰言羈屬靡屬之而已

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

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

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

烏孫雖疆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劉敞曰令

齋齋金幣往昆莫見焉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自此比於單于焉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

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彊能為將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

太子有子曰岑陬師古曰岑音什林反陬音子侯反太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

怒迺收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陬昆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為三大

總羈屬昆莫焉既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

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

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

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至也屬音之欲反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

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師古曰入聘財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

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

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

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

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師古曰食謂飯音臥居常土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督反

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陁尙公主公

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陁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陁代立岑陁者官號

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見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

以昆彌為其王號也岑陁尙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名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陁岑陁

胡婦子泥靡尙小岑陁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尙

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車王次曰大樂為左大將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共

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

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師古曰趣讀曰促欲隔絕漢昆彌願

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

道並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

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羸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

取所虜獲還封惠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

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

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

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迺以烏

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宋祁曰越本弟字下無子字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舍止也天子自臨

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大夫惠為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

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陁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

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

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師古曰竟讀曰境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

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

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烏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

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之劍旁師古曰不正下也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搜會兵

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

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瓊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

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掉主頭罵師古曰掉持其頭音材兀反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

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

與諸翎侯俱去屠北山中揚言毋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

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書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面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欲龍堆東土山下○宋祁曰面當作西

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嫫師古曰音了嫫者慧也故以為名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

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

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

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

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眾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

赤谷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眾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鵠靡皆病

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

甘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宋祁曰舊本主作第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歲卒三孫因

留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

送烏孫焉○宋祁曰越本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

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漢不許○宋祁曰大將樂代為昆彌當作代將樂大為昆彌後段

會宗為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人乘亡畔者皆招而還之故安定也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

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己校屯姑墨師古曰有

戍已兩校兵此直徙已校也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都護廉投之因得以刺殺

襲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為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

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侵也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翁歸靡時也小昆彌末振

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

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

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日安日之子名安犁靡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宋

越本無責字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上師古曰番音盤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以翎侯難栖殺末

振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以為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

墨云末振將弟卑爰寇師古曰堯音竹二反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師古曰兼於兩

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至

元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自烏孫分

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靈歲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

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十里○宋祁曰監本作千二十里晏本作二千二十里

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温宿王并

其國

温宿國王治温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有山名温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温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為名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

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

百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

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

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

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一人卻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師古曰能鑄治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

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

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

○宋祁曰書本以東有以字元祐考異及越本無以字當除之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

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采繒與此

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

使以時益種五穀師古曰益多也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

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就畜積為本業師古曰畜讀曰蓄

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微事臣昌分部行邊師古曰分音扶問嚴反行音下更反

勅太守都尉明燮火選士馬謹斥候葺葺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既

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兵賦三十助邊用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晉直用反而今又請

遣卒田輪囊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

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

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讀曰飲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

能終師旅之事故也疆者盡食畜產贏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臺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

甚遠然尚厮留甚眾師古曰厮留言其前後難厮不相逮及也厮音斯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

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句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與軍而

遣之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與讀曰豫參以著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著龜也迺者

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為文學為學經書之人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

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疆師古曰見顯示○宋祁曰別本欲字下有式字劉瓛考異無式字故除之夫不足者視人

有餘師古曰言其考張也視亦讀曰示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曰其絲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匈奴困敗公車方

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為吉凶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

隴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隴山山名也隴古釜字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故朕親發貳師下隴山詔之於卦中貳師暢吉也

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

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

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師古曰能音耐失一狼走千牛酒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

散也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

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百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尙耻不為况今大漢也

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爾文書也今邊塞未正闕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

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燒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闕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今燒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

奔亡凡有此失管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酒知之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當今務在

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修之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宋祁曰注文牝應作牡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

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

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即將賴丹入

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

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師古曰以便宜擅發兵也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

龜茲王謝曰酒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

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

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尙漢外孫

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

吹數十人綺繡雜繪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琦音奇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

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

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

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

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

師古曰員音于機反

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

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

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犖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

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

師古曰乾音干○劉奉世曰下國字當作谷

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

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

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

師古曰番音盤

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

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

師古曰咄音丁忽反

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

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十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

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六谷備古曰且音子余反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

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爲城治也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

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

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

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善君各一人讀曰嚮譯長

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

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民君譯長各一人讀曰導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二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五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

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適將四

萬騎擊匈奴道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

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卽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

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爲補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與中
太守田順爲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 車師田耆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

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

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憲師古曰憲將音許吏反

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憲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

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尙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

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徇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

徇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

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憲卽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

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卽迎其妻子置渠犁東奏事

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

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

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耆吉迺與校尉盡將渠犁田士千五百人

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卽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卽就也單于必爭此地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列傳 八

不可田也。圍城數日，遁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河山古曰間隔也音居

反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書詔遣長羅

侯師古曰常惠也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朱祁曰酒化本作引兵去熙寧本及越本無兵字吉遮得

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

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

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

將詣闕。師古曰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賜第與其妻子居。○劉敞曰漢求車師王耳烏孫貴將反詣闕又賜第與妻子居非理也按鄭吉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

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第，使與妻子居耳。又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巳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

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巳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隄，車師後

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以道當為柱置。師古曰柱者支柱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柱於已故心不便也柱音竹羽反又竹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不曉以柱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

置柱於心者失之矣。○劉敞曰當道為柱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來後王主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柱置猶言儲備。○宋祁曰按通典道下有通字。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

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擊之。姑句數以牛羊賕吏，求出不得。姑句

家孳生火，其妻股紫。厥師古曰厥音子侯反謂姑句曰：孳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

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堯國比大種赤水羌師古曰比近也音頻

寡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堯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

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

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古曰逢受謂先至

待之逢見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師古曰請免其罪也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堯以

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鞬左將

尸泥支謀曰師古曰鞬音丁奚反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麥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尙

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不副所求也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刁護聞之師古曰刁音彫召置離驗問

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塔婁城師古曰塔婁城名塔音劣婁音樓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

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盡率一國之衆也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

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刁

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史終帶取糴食司馬丞韓玄領諸壁右曲侯任商領諸壘

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衆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

反卽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爲燧火也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

斬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難師古曰古然字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

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留置不殺也止留戊己校尉城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以

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帶爲烏賁都尉師古曰後賁音奔

三歲單于死弟烏菴單于咸立師古曰菴音力追反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

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其後莽復

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者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天鳳三

年迺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焉者詐降而聚兵自備駿

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入焉者焉者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犁危須國兵爲反問還共襲

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者焉者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爲劄胡

子鄧展曰劄音衫師古曰劄絕也書子小反字本作劄轉寫誤耳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

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

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國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師古曰國讀也迺表河曲列西郡宋祁曰新本西作四開五

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適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

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瞻犀布瓊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瑯音瑯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

辯師古曰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如清曰文甲即瑯瑁也通犀中央色

白通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古曰稍馬音所交反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師

亦大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

師古曰其數非一以落以隨珠和璧師古曰落與絡同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展展如小屏風而畫

斧形襲重衣也被音皮義反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

以觀視之音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碣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賔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

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放戲於庭炫耀日光西

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踰碣音徒浪反行音弋戰反視讀曰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示觀示者示之令觀也○宋祁曰注文八丈一作入又字徒浪反越本作大浪

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酒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重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列傳 十

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隄

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師古曰禹貢之序也序次也禹既就而

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

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

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

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

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已在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

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者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雨雪

也意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却走馬謂有人

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

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

烏孫國傳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云云○通鑑考異曰傳請婚在元康二年而蕭望之傳云神爵二年按元康二年望之未為大鴻臚蓋誤以神爵為元康也

渠犂傳宜給足不可乏○顧炎武曰不可乏當作可不乏

務使以時益種五穀注師古曰益多也○臣召南按監本及別本刊此注於下句張掖酒泉下非也張掖

酒泉連下遣騎假司馬為斥候讀蓋以時益種五穀指輪臺言不指張掖酒泉言也今從宋本移正

為耆國傳治員渠城○臣召南按後書作南柯城又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後書曰其國四面有大山

與龜茲相連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即其說也焉耆北接烏孫西去條支絕遠所

謂海者指大澤巨浸如蒲類蒲昌並稱為海之比非北海亦非西海也

狐胡國傳治車師柳谷○臣召南按後漢班勇為西域長史屯柳中後書西域傳諸國道里俱以去長史

所居為率疑即此柳谷也

車師後城長國傳即馳突出高昌壁○臣召南按高昌壁始見於此後書云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

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

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巳校尉更互屯焉按拓跋魏時闕爽始立國於高昌號高昌王卽以此壁得名
贊且通西域近有龍堆○按地理志白龍堆沙在敦煌郡正西關外正西關當卽龍勒縣之玉門陽關矣

漢

關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外戚列傳第六十七上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莘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

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師古曰禮之用唯昏姻為倫理也

競競師古曰競競戒慎也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

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意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成姓生也

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漢興因秦之

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君也天曰皇天地曰后土故天子之妃以后為稱取象二儀妾皆稱夫人

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師古曰良善也八七祿秩之差也長使少使主供使者至武帝制婕妤倭華充依

各有爵位師古曰僂言接幸於上也行美稱也姪娥皆美貌也倭倭猶言奕奕也便習之意也充依言充後庭而依秩序也僂音接行音予字或從女其音同耳姪音五經反倭音容而元帝

加昭儀之號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凡十四等云師古曰除皇后自昭儀以下至秩百石十四等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倅仔視上

卿比列侯姪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者舉成數耳俗華

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耳大上造第十六爵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

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少上造第十五爵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師古曰中更第十三爵也更公衡反其下亦同充依視千石比左更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

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夏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師古曰左庶長第十爵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

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師古曰公乘第八爵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官所掌亦象外之五官也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

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師古曰涓潔也無涓言無所不潔也共讀曰恭言恭順而和柔也娛靈也夜者主職夜事令音力成反上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師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擇良家子以入宮未有職號但稱家人子也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言一歲

不滿百石日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服虔曰陵上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

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

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數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賴公卿大

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

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數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賴公卿大

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

澤為周呂侯次兄釋之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

皇太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

伍師古曰與死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師古曰女讀曰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師古曰乃乃召

趙王誅之使者三反師古曰反還也三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

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

人持鳩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師古曰遲音直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師古曰去其眼精

瘖不能言也以瘖藥飲之也飲音於禁反瘖音於今反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賜鞠之城名曰人彘居數月迺召惠帝視人彘

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語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

天下師古曰令太后視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師古曰泣留侯子張

辟疆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師古曰解猶陳平曰何解辟

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

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疆計請之太后說其哭迺哀師古曰說呂氏權由此起迺立孝惠後宮子

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

師古曰共讀曰恭

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侯子台為呂王師古

曰台音

土來反台弟產為梁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為列侯追尊父呂

公為呂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太后持天下八年病犬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

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

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

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

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

師古曰名為皇后子

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

立為帝四年迺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

師古曰為其所為謂所生之母也並侯于偽反

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迺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紀遂幽死更立

恆山王弘為皇帝而以呂祿女為皇后欲連根固本牢甚

師古曰牢堅也

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

呂氏少帝恆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

師古曰置留也北宮在未央宮之北

孝文後元年

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與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師古曰山陰會稽縣及

諸侯畔秦魏豹立為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

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師古曰自謂當得天下漢使曹參等虜魏

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

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皐靈臺此兩美

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

龍據妾曾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為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祖崩

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太后太后弟薄昭

從如代師古曰如往也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為皇

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

致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

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為外家所養也迺召復魏氏師古曰優復之也復音方且反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

一人太后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後二歲太后乃崩葬南陵師古曰薄太后崩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所謂霸陵用呂后不

合葬長陵師古曰以呂后是正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師古曰與

讀曰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師古曰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為吏而主發遣宮人者也籍

謂名簿也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疆迺肯行至代代王

獨幸竇姬生女嫫師古曰嫫音匹昭反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

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師古曰更互也音公衡反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

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師古曰年最長故謂之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師古曰初封代王後更為梁王是為梁孝王竇

皇后親蚤卒葬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觀音工喚反於是薄太后迺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

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

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

山作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師古曰灑音一甲反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

師古曰從其主家也之往也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師古曰墮

師古曰識記曰姊去我西時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師古曰識記曰姊去我西時

與我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乃去師古曰乞沐具而爲之沐沐訖又飯食之也飯音扶晚反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

悲迺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師古曰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此兩人所出

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師古曰放音甫往反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

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爲

皇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俠喜士師古

曰俠音許來反爲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

子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爲元光則是參錯又

當言凡立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二乖繆皆是此傳誤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至武帝時魏

其侯竇嬰爲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爲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爲皇后無子無

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也爲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

更嫁爲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

師古曰蠶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 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

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

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妬而景

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

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子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子也屬音之欲反此下皆同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

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

記之也符猶瑞應 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師古曰趣音曰促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

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師古曰乃汝也言此事非汝所當得言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

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

後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諸婦人之名字音皆同生四男兒姁蚤卒四子皆為王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

王皇后長女為平陽公主次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慮音慮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母

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

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仲為共侯師古曰共讀曰恭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從田氏葬長

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初皇太后微時所爲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師古曰言隨俗而武帝始

立韓嫣白之師古曰帝曰何爲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

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減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

帝奉酒前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因賜湯沐邑號脩成君男

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脩成子仲以太后故橫於京師師古曰橫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歲

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爲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尙長公主生女

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

幸幾死者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

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

惑於巫祝師古曰言失德義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堂邑侯午薨生男須嗣侯主

寡居私近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爲平陽主謳者師古曰齊歌曰武帝卽位

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三還過平陽

主主見所侍美人師古曰侍儲侍也侍音丈紀反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師古曰說皆讀曰悅帝起更衣子夫侍尙衣師古

曰尙主也時於軒師古曰軒謂軒車中得幸師古曰軒謂軒車還坐驪基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

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師古曰拊謂摩循之強飯勉之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飯音扶晚反即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

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

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

三子在襁褓中皆為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將軍青為大司馬大

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尙平陽主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

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鉤弋夫人更幸師古曰更互音工衛反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懼

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敗太子亡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

黃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師古曰瘞音於例反衛氏悉滅宣帝立乃

改葬衛后追諡曰思后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師古曰葬在杜門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千人樂其園故號千人聚其他在今長安城內金城

坊西北
隅是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

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

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爲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

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

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

婦人貌不脩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媵見帝師古曰媵與媵同謂不嚴飾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師古曰第但也將加賜千金

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獻歛而不復言師古曰鄉讀曰嚮轉面而

嚮裏也獻音虛秋音許既反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

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

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尙

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

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

他帳遙望見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屋中坐又出而徐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

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傷何妍妍其來遲師古曰妍妍行貌音先安反合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二又自為作賦以傷

悼夫人其辭曰美連娟以脩嫮兮師古曰嫮美也連娟嫮弱也嫮音互娟音一全反命櫟絕而不長師古曰櫟截也音子小反飾新宮以延貽

兮浪不歸乎故鄉師古曰新宮待神之處貽與也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脩

夜之不陽康曰山椒山陵也置輿馬於山陵也師古曰自慘鬱鬱以下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隱翳也脩長也陽明也秋氣潛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師古曰淒

淚寒涼之意也桂秋芳香亦喻神晃晃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置託沈陰以墮久兮情蕪華之未央師古曰沈

陰言在地下也墮與曠同未央猶未半也言年窈窕也相羊翺翔也幼

相音襄音一小反函菱蕤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李奇曰扶音敷孟康曰菱音綬華中齊也夫人之色如春華合菱敷敷以待風也師古曰雜襲重積也的容與

以猗靡兮縹飄姚虛愈莊孟康曰言夫人之顏色的然盛美雖在風中縹姚愈益端嚴也師古曰縹音匹妙反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師古

曰追述平生歡宴之既敷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師古曰心逐者帝自言中心追逐夫人不能已也包紅顏者言在續寫之中不可見也羅接

狎以離別兮寤寤夢之芒芒師古曰言絕接狎之懼而遂離別也宵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

靈魄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師古曰躊躇住足也躊音躊躇合韻音丈預反執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師古曰荒音呼廣反超兮西

征屑兮不見師古曰屑然疾意也寢至彼荒寂兮無音師古曰寢思苦荒支且兮王師古曰流波音恩

曷反音曰總迴顧中之意 佳俠國光隕采榮兮孟康曰佳俠姁國將安程兮不足與夫人為程品也關

茸衆賤之稱也蘭音方時隆盛年天傷兮師古曰傷合韻音式向反弟子增歎洿沫帳兮應劭曰弟夫人弟兄也子昌邑王也孟康曰洿沫涕洟也

晉灼曰沫音水沫面之沫言涕洟洩集覆面下也師古曰沫音說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師古曰朝鮮之

是也悵悵也洿音烏洿下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未也師古曰朝鮮之止名為喧師古曰響讀曰響響之隨聲必當有應而媯妍太息嘆稚子兮孟康曰夫

音許遠反響不虛應亦云已兮今涕泣徒自己耳夫人不知之是虛其應媯妍太息嘆稚子兮孟康曰夫

歛不見帝哀其子小而孤也晉灼曰三輔謂憂愁面孟康曰特平日之恩知上必感省瘦曰媯冥媯冥猶媯妍也師古曰媯音在消反慟慟不言倚所恃兮念之也師古曰慟慟哀愴之意

也慟音劉 仁者不誓豈約親兮如濱曰仁者之行惠尚一不以為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師古曰死者一往

懷音栗 以此心為信不有忽 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恩施豈有親親而反當以言約乎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師古曰故庭謂平生所居

忘也信合韻音新 魂靈兮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靈之庭也復音扶目反嗚呼哀哉想

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

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宮刑為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師古曰

曰雍門在長安西北孝里西南去長 妻三十里廣記云趙父家在門西也 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宮師古曰黃圖鉤弋宮在城外大有寵元

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迺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迺命其所生門曰堯

母門後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鉤弋

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師古曰壯大者言其形體偉大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眾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

少恐女主顛恣亂國家猶與久之師古曰與讀曰豫鉤弋婕妤從幸甘泉有過竟譴以憂死師古曰譴責也音口羨反因葬雲

陽師古曰在甘泉宮南今土俗人呼為女陵後上疾病乃立鉤弋子為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輔少主明

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鉤弋婕妤為皇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為順成侯詔

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

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

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廡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

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

上以為忠由是親近為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軍太僕桀為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

主以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桀為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

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蓋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

師古曰子客子之實客也外人其名也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驪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

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為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

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師古曰以時得入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師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成之在於

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妤

安為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師古曰甫始也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

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諸

賈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賈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軍光為丁外人求侯師古曰守求請之及桀欲妄

官祿外人師古曰不由材德故云妄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

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四匹贖罪迺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

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替而不除孔

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師古曰事見禮記由子路之名故曰觀過知仁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引

此言者謂子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愛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

問光光執不許及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浸恚師古曰浸漸也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

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廢之狗當顧菴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且用皇后為尊一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列傳 八

且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

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

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請在

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皇后以年少不與謀

師古曰與讀曰預

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

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私奴婢守桀安家

師古曰廟記云上官桀安家並在霍光冢東東去夏侯勝冢二

步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絀多其帶

服處曰窮絀有

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絀古絀字也窮絀卽今之緹襜袴也令音力征反緹音下昆反

後宮莫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

五云昌邑王賀徵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卽位爲太皇太后凡立四

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中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

貞君兄恭以元鼎四年入爲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

師古曰進者皇孫之名

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

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郅吉憐皇曾孫

無所歸載以付史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爲宣

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以舊恩封長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立爲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

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

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王夫人諡曰悼

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媼男無故

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媼初上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

非是既得王媼令大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媼媼言名妄人家本涿郡

盛吾平鄉年十四嫁為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為廣望王迺始婦師古曰廣望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

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迺始曰子我翁須自養長之媼為翁須作繡單衣

師古曰繡即今之絹也音兼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

者仲卿欲以我與之媼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師古曰之往也仲卿載迺始共求媼媼違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

家非受一錢也師古曰言未嘗得其聘幣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詐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

行當之柳宿蘇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媼與迺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我欲為汝自言師古曰言自訟理不

肯翁須曰母置之師古曰置之猶言任聽之不須自言何家不可以居師古曰言所去處皆可安居自言無益也媼與迺始還求錢用隨

逐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比音必察反媼與翁須共宿明日迺始留視翁須媼還求錢

欲隨至卅輒媼歸糶買未具迺始來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

從者師遂辭師古曰辭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

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師古曰其者仲卿妻之名宣奏王媼悼后母明白上

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蠶吾

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迺始以本始四年病死後

三歲家迺富貴追賜諡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諡曰思

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師古曰本號廣明故長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八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邑奉守改曰奉明罷

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小時為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

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幕下蠶室孟康曰死罪囚欲親官者聽之後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師古曰部分搜索罪人也索音

山客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師古曰殿中廬桀所止宿廬舍在宮中者也緘束篋也音工咸反廣漢索

不得它吏往得之師古曰須得此繩索者用為桀之反具廣漢坐論為鬼薪輸掖庭後為暴室畜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

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親皇曾孫甚厚及曾

魯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迺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賈
止時許廣漢有雙下子

行卜相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奮夫有女迺置酒請之師古曰諫召也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

侯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材下劣尚作關內侯書本或無人字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媿聞之怒師古曰廣漢之妻不欲與曾孫廣漢重令為

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健仔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

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晉灼曰儀尚也師古曰謂附向之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

知指白立許健仔為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

其小女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由也無由得內其女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潛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

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師古曰過辭夫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師古

曰辟音關謂屏去之字謂衍少夫幸報我以事如酒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我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

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反衍曰何謂邪

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謂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反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皇后也

呂正音正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師古曰與衆醫共難治之人有先嘗者何

可行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君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

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晉灼曰大丸今澤蘭丸之屬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

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癩悶之意對曰無有遂加煩瀟崩師古曰瀟音瀟又音悶衍出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音來到反亦未敢重

謝衍師古曰恐人知覺之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

失計為之無令更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許后立三

年而崩諡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為杜陵南園師古曰即今之所謂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後五年立皇太子迺封太子外祖

父昌成君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愛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

廣漢薨諡曰戴侯無子絕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以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

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瀆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為成君衣補師古曰謂繡作椽時衣被

也為音于偽反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

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倍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疎體敬

而禮之皇后羈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燕師古曰與專同立三歲

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者為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

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

頗泄顯遂與諸婿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宜

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以承天命嗚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

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林中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迺自殺葬昆吾亭東師古曰昆吾初霍光及地名在藍田

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以光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為列侯侯者前後四人

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時好鬪雞宣帝在民

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者所當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宮稍進

為婕妤是時館陶王母華婕妤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楚孝王母衛婕妤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

子蚤失母師古曰許后所生故曰許太子幾為霍氏所害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為皇后令母養

太子自為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為叩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為皇太后后封太后兄舜為安

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諡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

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爲關內侯食邑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
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爲邛成太后邛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
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塋兆而別爲墳王奉光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皇后
朕之姑深念奉質共脩之義恩結于心師古曰質讀曰贊惟邛成共侯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
爲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考證

外戚傳殷之興也以有娥又有嫫○按又有嫫三字及下文太媼二字並史記所無而漢書補之

漢興因秦之稱號云云○臣召南按自此以下詳序宮中位號班氏所自撰錄也後書云秦爵列九品即

據此傳

高祖薄姬傳漢王四年坐河南成阜靈臺○史記作坐河南宮成阜臺

孝景王皇后傳元朔三年崩○史記作元朔四年誤也此與紀合

前漢書卷九十七上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夫 行 秘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外戚列傳第六十七下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師古曰十侯者陽平頃侯禁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

都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曰鳳嗣禁為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滄于長即其一也 外戚莫盛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

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懼說狀師古曰說讀曰悅元帝喜謂左右酌

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

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

欽以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

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帝衛皇后之弟蓋侯王信也武帝之舅近世之事語尚在於

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欲專委任鳳迺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縻師古曰縻古累字也音力瑞反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列傳

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諡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

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

省減椒房掖庭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迺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糲粗米也師古曰言在家時野賤也加以

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澆穢不脩曠職尸官

師古曰澆與汙同曠空也尸主也妄主其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

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皆如竟靈以前故事妾伏自念

入椒房以來遭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

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靈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靈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

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

屬妾不宜獨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者謂詔書漸有所限制之言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師古曰此言謂家吏

之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御服所造皆如竟靈前吏誠

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竟靈耳而吏乃謂衣服處置一一如之也被音皮義反設妾欲作某

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也此二事誠不可行

唯陛下省察官吏伎佞必欲自勝師古曰官吏為人為皇后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師古曰尚貴時謂昔被寵

遇上勝也操持也音况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織微師古曰尚貴時謂昔被寵

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師古曰託言此繒擬待別詔有所者甚恥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

甫受詔讀記師古曰甫始也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也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

恐失人理師古曰萌牙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今但損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是今止

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得同未央宮輒有發取師古曰端正也妄遺賜人於事則可而后之衣服自當如舊也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靈前師古曰端正也

為比例而正師古曰言今勝國家制度衆依竟靈前也竟靈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師古曰言今勝國家制度衆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

灑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蘇林曰宣帝美人也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當多於梁美

人事奉眾多不可勝以文陳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俟自見索言之師古曰自見后自見唯陛下深察

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眾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

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眾

乾隆四年交刊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列傳

二

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

師古曰牧州牧也相諸侯王相也

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衷誠秉忠唯義是從

師古曰真古懷字

又惡有上官博陸宣

成之謀

師古曰上官上官榮安也博陸博陸侯霍禹也宣成宣成侯夫人顯也惡音烏

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

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

師古曰鄉讀曰嚮內嚮皆嚮中國也

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

又况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

師古曰日者白猶言往日也

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

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

師古曰視讀曰示

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

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鈞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

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相傳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

師古曰謂陳持弓也

夫河者水陰四瀆

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

師古曰大阜曰陵

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

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眺喪牛于易凶

師古曰咲古笑字眺音桃解並在谷永傳

言王者

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

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必號

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

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

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也己猶戊也亥復水也晏

曰己戊在中宮為君亥為水陰氣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眾備末重

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師古曰寢婁也婁古屢字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

高宗彤日粵有雉雉師古曰彤音弋中反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師古曰解並在谷永

傳卽飭椒房及掖庭耳師古曰謂祖己所言皆以戒後宮也飭與救同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

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千賜反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且財幣之省

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

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

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

子騫曰仍舊買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詩

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聞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也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

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音烏 皇后其刻心秉德毋

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師古曰減省羣事謙約為右謙約為先其孝東宮毋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太

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推誠永究爰何不臧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養名顯行以息眾讜師古曰讜譁衆讜也音許元反

垂則列妾使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

師古曰比類也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師古曰佑助也久之皇后寵亦益

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禮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師古曰謹事發覺

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林苑中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且就

國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二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後九月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

違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廢棄

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且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嬪寡居與定

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嬪者后姊之名也音靡因為之小妻長給之曰師古曰給誰也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為左皇后廢后

因嬪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諂謾師古曰諂謾亂也謾媒汗也諂音補內反謾與慢同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

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廡西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幸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蛾與俄同古字通用為婕妤居增成舍應劭曰後

成第三也 再就館 灼曰謂陽祿與拓觀 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轎載婕妤

曰觀古圖書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輩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

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 婕妤誦詩及竊窈德象女師之篇 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

竊窈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竊窈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竊窈等即是詩篇蓋失之矣 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

稍降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立為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迺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

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隋越禮制凌盛於前 師古曰隋與論同凌漸也 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

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太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嘗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婕妤對

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尙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 師古曰祝詛主上是不臣也

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共養太

后長信宮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 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

靈 師古曰何任也負也 登薄驅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 師古曰陳列也 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明月之盛明 師古曰渥厚也揚光烈

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參息兮申佩離以自思 師古曰參息言懼而

結其離而戒之故云自思也 參古累字 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 張晏曰書云此雞之晨惟

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哀憂閻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喪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嬖之母周

師古曰皇娥皇英女英堯之二女也女妻也虞虞舜也任太任文王之母妣太妣武王之母也女虞女音尼據反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師古曰舍息也歷年

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服虔曰二館名也生子此館皆

失之也師古曰二觀並在上林中仍頻也離遭也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晦莫而昧幽師古曰

同又音烏感反莫讀曰暮一曰莫靜也讀如本字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土上之恩比於天地雖奉共養

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末流謂恩顧之末也一曰流謂等列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共洒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師古曰

容反洒音灑又音所寄反埽音先到反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師古曰山足謂陵下也休蔭也重曰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潛玄

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闔扃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扃短關也音工煖反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師古曰落水

萋音草貌也音音臺萋音妻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櫺虛兮風泠泠師古曰櫺疏檻也音來東反泠音零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粹繅兮紈素

聲師古曰感動也言風動發帷裳羅綺神眇眇兮密覲處君不御兮誰為榮師古曰覲字與靜同俯視兮丹墀思君

兮履綦孟康曰丹墀赤地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言視殿上之地則想其履綦之迹也綦音其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師古曰雲屋言其黼黻狀

徒對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師古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觴也作生觴形有頭尾惟人生

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師古曰享當也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此

綵同練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師古曰綵衣謂戲服刺妾上僮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至成帝崩健仔充奉園陵葬因葬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書儀言長安者以別甘泉等諸宮省也初生時父

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學歌舞號曰飛燕

師古曰以其體輕也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健仔貴傾

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健仔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

太后指上立封趙健仔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健仔為皇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

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反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

物一再著漆者謂之揜揜揜即髹聲之轉重耳髹字或作髹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黑髹盤朱髹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沓音其頭也

塗以金塗銅上師古曰階所由升殿陛也璧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釭璧中之橫帶也音灼曰以金環

飾之也師古曰璧帶璧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璧帶之中往往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自後宮未嘗有焉姊

弟顯寵十餘年卒皆無子師古曰顯與專同卒終也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

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且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白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列傳 五

虎殿在未央宮中供音
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昏夜平善鄉晨傳綺

應劭曰傳著也師古曰鄉讀曰響傳
讀曰附綺古綺字也職音武伐反
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書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

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衆譴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

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

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

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師古曰業者掾之名望者史之名也皆不言其姓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

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

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甚相妬忌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

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舍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反下皆類此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

持詔記盛綠縹方底師古曰縹厚縹也綠其色也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算勝耳縹音大奚反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舍婦人新產

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等兒

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為詔記問之故令於背上書對辭武即書對兒

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

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子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舞會東交掖門

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慳也服虔曰慳直視貌也師古曰慳音丑夷反字本作慳其音同耳武以兒付舞舞受詔內兒殿中為

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舞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子武中

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

鄧展曰赫音兄弟闊牆之闊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音灼曰今謂薄小物為闊蹏師古曰今書本赫字或作擊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師古曰女

讀曰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領

呼為圭頭者是也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謂太后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

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師古曰言我知汝無罪過也女讀曰汝寧自殺邪若外家也音灼曰寧便自殺我曹言願自殺

師古曰曹輩也即自繆死音灼曰繆音繆縛之繆鄭氏曰自繆也師古曰繆絞也音居軌反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棄謂張棄也宮長李南

以詔書取兒去音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不知所置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

中若舍師古曰或暫入或留止也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寢子師古曰寢古懷字其十一月乳師古曰乳謂產子也

音而乳反其下亦同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

來師古曰給誰也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音灼曰昭儀前要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 列傳 六

復立為皇后邪與前納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
丙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以手自擣師古曰懟怨怒也擣
築也懟音直類反以頭擊壁

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殊

不可曉也師古曰言其不可告語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師古曰何為不食也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

讀曰汝次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

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子女受來置飾室中師古曰簾南簾也音廉美人以韋篋一合盛

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

居威反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溥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緘方底推置屏風

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

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為庶人師古曰嬪音麗詔召入屬昭儀

為私婢成帝崩末幸梓宮師古曰言未大斂也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

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

巨遵謂武曰師古曰姓名遵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

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曰遵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懼武既有子恐禍相及當止不敢言也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

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驍將軍貪蓄錢不足計事師古曰嗜奈何令長信得聞之

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師古曰言汝脫不能獨為勿漏泄其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

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師古曰更音工衛反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不當所得

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姜也予謂許與之也解具在

五行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

郡今昭儀所犯尤詩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

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

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曰嫡次下亦同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

適遵循固讓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父也知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

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

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未晚暮也萬歲言晏駕也櫛柄之重制於

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師古曰嗜讀曰嗜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

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

微禍亂之根師古曰微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謂解光等也

援引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反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師古曰私燕於金匱石室者也按音爰

燕謂成帝閑宴之私也覆音芳目反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

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眾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眾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

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褻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拯銷滅既往之過師古曰拯古救字古今通義也

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

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訐音居謁反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

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達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

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師古曰恩

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謂衛其立哀帝為嗣之恩也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

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諱天犯祖師古曰諱違也祖先帝也無為天下母之義貶

皇太后為孝成皇后音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關師古曰請謁也

闕音猶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師古曰共讀曰恭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其下並同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

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師古曰言以義割恩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

其國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閉倉

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

門銅鏐也師古曰鏐讀與環同

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南温人蚤卒母更嫁為魏郡鄭翁妻生男憚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

元帝為太子得進孝元帝即位立為婕妤甚有寵為人材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酌地皆祝延

之師古曰酌以酒沃地也祝延之祝使長年也酌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產一男一女女為平都公主男為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

上元帝既重傅婕妤及馮婕妤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

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為元帝

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傅太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

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

軍王根陰為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為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師古曰更音工衛反上亦自器之明年遂

徵定陶王立為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闕崇以

爲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謂祖也爲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

詔問所以謝狀尙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爲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

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

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

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成帝崩

哀帝卽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上書言宜立丁姬

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卽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迺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

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爲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

宮中官追尊恭皇太后父爲崇祖侯恭皇后父爲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

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爲皇太

太后稱承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

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爲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清曰廟之前曰殿等以後曰

寢傅太后父同產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讀曰仲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曇亦

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爲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爲陽信侯追尊惲爲陽信侯鄭氏傳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傳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

師古曰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之始師

家在山陽琅玕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

恭王先爲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爲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卽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爲帝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爲平周侯太后叔父憲望望爲左將軍憲爲太僕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姬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執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師古曰王國大車之詩也穀生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師古曰事見禮記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姬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

始五年葬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不遵臣妾之道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葬

綬以葬師古曰懷謂挾之以自隨也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

陶葬共王家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

為致椁作冢師古曰致謂累也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傳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四五丈師古

曰炎音式贖反更卒以水沃滅適得入燒燔椁中器物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

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是師古曰言尙太優僭也共

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落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既開傳

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

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師古曰以棘周繞也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

師古曰穿謂壙中也丁傳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傳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傳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傳氏女為

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傳太后封傳妃父晏為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時師

丹諫以為天下自王君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傳妃立為皇后

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大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

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並食師古曰坐音材臥反諱逆無道今令孝哀皇

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

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為婕妤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

以為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婕妤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出

圈師古曰佚字與逸同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

懼何故前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

等皆慙明年夏馮婕妤男立為信都王尊婕妤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在上林

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參馮太后少弟

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眚病孟康曰災眚之眚謂疾病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孟說是也

未滿歲者謂為王未滿歲也告普所領反字不作青服蘇誤也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師古曰解音懈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

小玉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一責問也由恐因

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卽傳昭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亥案驗盡收御者官吏

及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雒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等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名立

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傳太后指幾得封侯師古曰幾讀曰冀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

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鑿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鑿脩氏刺治武帝得二十萬耳師古曰刺治謂箴之今愈上

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

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酒中語前世事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師古曰效繳驗

也酒飲藥自殺先未死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奏太后死在未廢前

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并為孝王后有兩

女有司奏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

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為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庶人徙合

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為宣帝婕妤仔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婕

妤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平帝年二

歲孝王薨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為帝莽欲顯國權懲丁傳行事師古曰懲

也創文以帝為成帝後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遺

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孝王后以苦陘縣為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闕內

侯賜帝三妹謁臣號脩義君哉皮為承禮君禹子為尊德君師古曰禹音歷食邑各二千戶莽長子字非莽隔絕

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幾得至京師師古曰幾讀曰冀莽白太

后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太后丁姬諱天逆理上僭位號師古曰諱

也徙定陶王於信都為共王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併聖人言師古曰併古侮字壞亂法度居非其制

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師古曰遂猶延也重音直用反竟令孝哀帝受其餘

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

禍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迺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

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

傅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字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字盡誅衛氏

支屬衛寶女為中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師古曰黜其惟衛后在師古曰中山王莽篡國廢為家人後歲餘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列傳 十一

卒葬孝王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

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許之遣長樂

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師古曰官為少府姓宗伯名鳳也納采禮記云禮納采問名謂擇其可者太師光

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賓行太常事大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

九人賜皮弁素纁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纁讀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纁字或作積積謂變積之若今之襦為也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

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

漢公第宮師古曰本是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宮豐歆授皇后璽綬師古曰綬所繫璽音菲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

也音頻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

以下至駙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

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為襄新侯臨為賞都侯后立歲餘平

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

為定安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孌有節操師古曰婉順也孌靜也音烏計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

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

師古曰養自謂土德故云黃皇室主者若漢之稱公主

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祿飾將監

往問疾

師古曰祿盛飾也音丈又音像一曰祿首飾也在兩耳後刻鏤而為之

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

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

師古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

師古曰繇與由同

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

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

夏姊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天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

噓鑿茲行事變亦備矣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考證

孝成許皇后傳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臣召甫按其條刺三字一讀使大長秋來白之為一句監本

作刺史非也從汲古閣本改正

孝成班婕妤傳為婕妤居增成舍注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三也○臣召甫按黃圖武帝時後宮八

區曰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皇鸞鸞等殿鸞鸞西都賦西京賦俱作鸞鸞

綠衣兮白華注師古曰綠衣詩鄴風○按鄴應作邶

孝成趙皇后傳及壯屬陽阿主家○五行志作河陽主家荀紀亦作河陽

中黃門田客持詔記○胡三省曰詔記與詔書有別詔記後世謂之手記出於上手故曰詔記若詔書則

下為之以璽為信耳

孝元傅昭儀傳以暉子業為陽信侯○恩澤侯表作陽新侯

定陶丁姬傳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塚次○顧炎武曰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姬三字衍